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目錄

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文成帝

獻文帝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前廢帝

後廢帝

孝武帝

文帝

恭帝

孝靜帝

宣武靈胡后

文成文明馮后

元

元蔓

元珍

元子思

元丕

元志

衛王儀

折跋素

元景

元暉

元洪超

元鑒

已上卷十五

江陽王繼

元又

樂平王丕

樂安王範

景穆太子晃

安定王休

安定王燮

元匡

元遜

元修義

已上卷十六

任城王澄

已上卷十七

元順

元嵩

元世雋

中山王英

中山王熙

城陽王徽

東平王翰

臨淮王彧

已上卷十八

元孚

咸陽王禧

高陽王雍

已上卷十九

元端

廣陵王羽

彭城王勰

彭城王劭

北海王詳

北海王顥

已上卷二十

清河王懌

衛操

許謙

張袞

張白澤

張倫

長孫嵩

長孫稚

已上卷二十一

張淵

崔宏

崔浩 已上卷二十二

崔道固

崔僧淵

崔亮

崔光韶

崔休

崔光 已上卷二十三卷二十四

崔鴻

崔子元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安原

劉潔

古彌

司馬楚之

步還

許鍾已上卷二十五

刁雍

皮豹子

毛修之

宜勸庫莫提

若庫辰樹蘭

封勒文

陳建

陸麗

陸叡已上卷二十六

尉元

源賀

源懷

源子雍

源子恭

高允已上卷二十七

高允已上卷二十八

高祐

高乾

高昂

李顥

閔湛

宗欽

游雅

游明根

游肇

李斯

殷紹

慕容白曜

已上卷二十九

高闇

已上卷三十

韓麒麟

韓顯宗

韓子熙

已上卷三十一

程駿

常爽

常景

李敞

李敷

李安世

李豹子

已上卷三十二

李暘

李謐

已上卷三十三

李憲

劉昶

王徽

王椿

韓秀

薛虎子

孔伯恭

穆亮

穆紹

公孫叡

韋珍

成淹

鄧宗慶

李崇

李平

李諤

李沖

李韶

李琰之

李神僞

于烈

于忠

裴宜

薛真度

薛孝通

已上卷三十六

張彝

郭祚

盧淵

盧昶

盧同

盧元明

盧觀

劉芳已上卷三十九

賈思伯

賈思勰

甄琰

裴延儔

裴伯茂

鄭道昭已上卷三十九

孫惠蔚

樓毅

崔挺

崔孝直

崔楷

崔纂已上卷四十一

封軌

封偉伯

封隆之

封祖胄

楊椿

楊津

楊鈞

楊侃

長孫慮

孫道相

趙嶽

郭欽

鄭道元

李義微

高道悅

已上卷四十一

李彪

已上卷四十二

邢蚪

邢臧

邢緯

邢遜

陽固

房景先

已上卷四十三

江式

祖瑩

公孫崇

孫紹

已上卷四十五

辛雄

王顯

田益宗

王肅

王誦

張烈

已上卷四十六

張晳惠

已上卷四十七

袁驥

侯剛

孟達

高望

高顯

蕭寶夤

已上卷四十八  
夏侯道遷

裴植

裴衍

魏子建

魏蘭根

孟廣達

董紹

已上卷四十九

孫景邕

李苗

蔣雅哲

韓神固

孔璠

王碩

李業興

路思介

已上卷五十

溫子昇

荀濟

劉洛真

已上卷五十一  
王延業

王僧奇

劉季明

鄭六

薛欽

朱元旭

陳仲儒

羊淡

劉景安

已上卷五十二

余朱榮

余朱仲遠

余朱世隆

高謙之

高恭之

元鑑

元洪業

賀拔勝

李彥

柳如已上卷五十三

慕容紹宗

孫勝

竇瑗

李和之

雷紹

劉仁之

姜質

魏靈藏 已上卷五十四

蘇紳

王正吉

曹績生

岐法起

王方略

封居義

信都芳

郭秀

于子建

宦官

劉脣

列女

高謙之妻張氏

路僧妙已上卷五十五

閼名

表 上書

上言

奏

議

荅問

記

頌

銘

已十卷

墓

誌銘卷五十七

碑

祝文

雜著

外國

蠕蠕阿那瓌

吐谷渾拾寅

車師國王車夷落

波斯國王居和多

于闐國王已上卷五十八

釋氏

釋僧懿卷五十九

釋法生

釋惠深

優波扇多

釋法衍

釋僧略

釋慧暘

菩提達磨

釋曇鸞

釋僧演

釋洪寶

釋僧助

釋曇林

釋氏闕名

德道

嵩岳鎮靈集仙宮主

李譜文

寇謙之

已上卷六十

大凡全後魏文三百二十一人

大凡全後魏文六十卷

全後魏文目錄終

全後魏文卷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道武帝

帝姓拓跋氏，諱珪，昭成帝什翼犍之孫。自晉太元十一年卽代王位，尋改稱魏王。自太元二十一年卽皇帝位，都雲中，遷都平城。改元四。登國皇始天興天賜，在位二十四年，爲清河王紹所弑。永興二年，謚曰宣武皇帝，廟號太祖。泰常五年，改謚曰道武。

案魏書鄧淵傳軍國文紀記策多淵所爲

定國號爲魏詔

天興元年六月

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之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因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自爲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魏書道武紀

全後魏文卷一

修建佛寺詔

天興元年

夫法佛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莫及存沒神蹟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書魏

釋老

志  
天命詔

天興三年十二月乙未

世俗謂漢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㠭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㠭顚蹶而不已者誠惑于逐鹿之說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踰覆車之軌蹈釁逆之蹤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身死名頽殃及九族從亂隨流死而不悔豈不痛哉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吳楚僭號久加誅絕君子賤其僞名比之塵垢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瓶歷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

鋸之誅。有國有家者，誠能推廢興之有明，審天命之不易，察微晦之潛授，杜竊逐之邪言，絕姦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則幾于神智矣。如此，則可自保榮祿于千年，流餘慶于後世。夫然，故禍悖無緣而生，甲兵何由而起？凡厥來世，勤哉戒之！可不慎歟！魏書道武紀

官號詔

天興三年十二月丙申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謀息而不起，姦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陵上替，官號自定，自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暘議。發家陪故，釁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義之道寢，廉恥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愛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僉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然則官無常名，而任有

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爲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呂效智。華門可呂垂範。苟呂道德爲實。賢于覆餗蔀家矣。故量力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呂爲宜。爵無補于時。不可呂爲用。用而不禁爲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由。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乎治矣。

魏書道武紀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算遐長。莫助威謀。克盡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瓊五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廣弘明集

卽位告祭天地祝文

天興元年

二十人上

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臣不德纂戎前緒思益黎元冀行天罰殞戮顯厲衛辰平慕容定中夏羣王勸進謂宜正位居尊臣副天人之望珪曰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官擇吉日受皇帝璽綬惟神祇其丕祚于魏室永綏四方魏書紀志一

明元帝

帝諱嗣道武帝長子天興六年封齊王天賜六年十月卽位改元三永興神瑞泰常在位十五年謚曰明元皇帝廟號太宗詔賜王洛兒爵

士處家必曰孝敬爲本在朝則曰忠節爲先不然何曰立身于當世揚名于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踰懇雖漢之樊噲魏之許典無

呂加焉、勤而不賞、何曰獎勸將來爲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  
加直意將軍。

魏書王  
洛兒傳

簡出宮人詔

宋興三年  
三月

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飢寒切已、惟恐朝夕不濟、所急者溫飽而已、  
何暇及于仁義之事乎、王教之多謹、蓋由于此也、非夫耕婦織、內  
外相成、何曰家給人足矣、其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  
悉出官配鯉民。

魏書明  
元紀

貲調詔

神瑞二年  
三月

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縣  
違者、謫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于民。

魏書明  
元紀

賑貧窮詔

神瑞二年  
十月

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頃者自來頻  
遇霜旱、年穀不登、百姓飢寒、不能自存者甚眾、其出布帛倉穀、自

賑貧窮

魏書明元紀

遣使巡省詔

泰常二年二月

九州之民隔遠京邑時有壅滯者宰至不召聞今東作方興或有貧窮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州觀民風俗問民疾苦察守宰治行諸有不能自申皆因召聞

魏書明元紀

贈謚司馬休之詔

泰常二年十月

司馬休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殞喪朕甚愍焉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謚始平聲公

魏書司馬休之傳

改謚宣武皇帝爲道武詔

泰常五年五月

宣武皇帝體道得一天縱自然大行大名未盡美非所曰光揚洪烈垂之無窮也今因啓緯圖始覩尊號天人之意煥然著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謚曰道武皇帝曰彰靈命之先啟聖德之玄同告祀郊廟宣于八表

魏書明元紀

詔有司

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于內

魏書李先傳太宗召先謂韓子遠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

事詔有司

神瑞二年

敕有司勸課

神瑞二年

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  
祭無穀不樹者死無櫬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喪教行三農  
生殖九穀教行園圃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牧養  
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蠟蠻化治  
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號舊食貨志帝召饑簡尤貧者就食山東較有司勸課畠農者

敕長孫嵩

泰常二年

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  
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眾力疲敝比及秋  
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魏書長孫嵩傳

鐵渾儀銘

於皇大代。配天比祚。赫赫明明。聲烈遐布。爰造嘉器。攷正宿度。昭法後葉。永垂典故。隋書天文志上明元永興四年王子謙造大史局部鐵儀日爲渾天法攷璇璣之正其銘曰云

太武帝

帝諱壽。明元帝長子。泰常五年封秦平王。八年十月卽位。改元  
十六。始光神䴥延和太延太平真君正平。在位二十九年。謚曰太  
武皇帝。廟號世祖。

報公卿議答吐谷渾慕瓊制

延和初

公卿之議。未爲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  
朕卽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願。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增益之  
非一匹而已。魏書吐谷渾傳

報樂安王範秦柳谷后文制 太平真君五年二月

此天地況施乃先祖父之遺徵豈朕一人所能獨致可如所奏其  
靈徵

志下

頒下新字詔

始光二年三月

在昔帝軒、堯、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跡、自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于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已示、軌則于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

魏書太武紀上初造新字于條詔

神䴥三年五月

夫士之爲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于時、名揚後世矣。近遣尚書封鐵、翦除亡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冒瀕軀命者、今皆追贈爵號、或有蹈鋒履難、自效者、以功次進位、或有故違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國之常典、不

可暫廢。自今日後，不善者可自自改。其宣敕內外咸使聞知。

魏書

紀

聽鎮將王公開府辟召詔

神農三年七月

昔太祖撥亂、制度草創、太宗因循、未遑改作。軍國官屬、至乃闕然。今諸征鎮將軍、王公仗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員魏書

大武

徵盧玄崔綽等詔

神農四年九月

頃逆命縱逸、方夏未寧、戎車履駕、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爲。方將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廢職舉逸民、拔起幽窮、延登雋乂。昧旦思求、想遇師輔、雖殷宗之夢板築、周昌加也。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儒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懿熙之美、易曰：我有好

觀吾與爾靡之、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耀名譽者、盡敷州郡、㠯祀

發遣魏書太武紀上

行慶賞詔延和元年正月

朕自眇身、獲奉宗廟、思闢洪基、廓清九服、遭值季運、天下分崩、是用屢征、罔或寧息、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間、戎車十舉、羣帥文武、荷戈披甲、櫛風沐雨、蹈履鋒刃、與朕均勞、賴神祇之助、將士宣力、用能摧折彊豎、克翦大憝、兵不極武、而二寇俱滅、師不違律、而遐方自寧、加日時氣和洽、嘉瑞竚降、遍于郡國、不可勝紀、豈朕一人獨應此祐、斯亦羣后協同之所致也、公卿因茲稽諸天人之會、請建副貳、夫慶賞之行、所曰褒崇勳舊、旌顯賢能、㠯永無疆之休、其王公將軍曰下、普昭簡秩、啓國承家、修廢官舉、儕逸蠲除、煩苛更定科制、務從輕約、除除故革新、已正一統、羣司當深思效績、直道正身、立功立事、無或懈怠、稱朕意焉魏書太武紀上

禁州郡逼遣賢良詔

延和元年十二月

朕除僞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續熙治道。故詔州郡搜陽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爲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而自達。雖徇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呂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呂彰朕不德。自今呂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呂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聞知。魏書太武紀上先是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詔云云

賜丘堆子爵詔

延和初

堆國之肺腑，勸著先朝，西征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可賜其子跋魯淮陵侯加安遠將軍。

魏書丘堆傳

議來大千喪入城詔

大千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喪入殯城內。

魏書來大千傳

寬徭賦詔

延和三年二月

朕承統之始，羣凶縱逸，四方未賓，所在逆僭，蠕蠕陵梁于漠北，鐵  
弗肆虐于三秦，是日旰食忘寢，抵掌扼腕，期在埽清逋殘，寧濟方  
萬，故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廢失農業，遭離水  
旱，致使生民貧富不均，未得家給人足，或有寒窮不能自贍者，朕  
甚愍焉。今四方順軌，兵革漸寧，宜寬徭賦，與民休息，其令州郡縣  
隱括貧富，呂爲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  
年，刺史守宰當務盡平當，不得阿容。呂固政治明相宣約，咸使聞

知。魏書大武紀上

優于什門詔

延和三年

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呂  
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  
也。魏書節義子什門傳，任門太宗時爲謁者，使諭鴻臚，持符二十  
年，至焉文通上，去歸臣乃送什門歸汗，治書侍御史世祖下

詔

禎瑞詔

太祖皇帝六月

頃者寇逆消除方表漸晏思崇政化敷洪治道是日屢詔有司班宣恩惠綏理百揆羣公卿士師尹牧守或未盡尊揚之美致令陰陽失序和氣不平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己祈請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旣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朕用嘉焉比者已來禎瑞仍臻所在甘露流液降于殿內嘉瓜合蒂生于中山野木連理殖于魏郡在先后載誕之鄉自薺集于城樂舊都玄鳥隨之蓋有千數嘉禾頻歲合秀于恆農白雉自免竝見于渤海白雉三隻又集于平陽太祖之廟天降嘉貺將何德召酬之所召內省驚震欣懼交懷其令天

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內名山大川上答天意已求福  
祿魏書太武紀上

攷課詔

太延元年十二月

操持六柄王者所司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曰爲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已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彊侵弱太守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攷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補居官次不亦善乎

魏書太武紀上

令吏民得舉告守令詔

太延二年五月

方今寇逆消殲、天下漸晏。比年召來、屢詔有司、班宣惠政、與民竊息。而內外羣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糾察非法、廢公帶私、更相隱置、濫貨爲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

魏書太武紀上

西征涼州與太子晃詔

太延五年八月

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敕、旨釋汝疑。

魏書太武紀下附又見  
十六國春秋太延五年

命崔浩綜理史務詔

平真君初

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出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

宗之遺志而貽功于後也。朕召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不烈，故卽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埽定赫連，逮于神麅，始命史職，注集前功，已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充無塵，平逋寇于龍川，討孽豎于涼域，豈朕一人獲濟于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畱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焉。魏書崔浩傳

復民貲賦詔

太平真君四年閏六月

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于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揚恩德，勤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產，加口殘虐，非所召爲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之徒各屬精爲治，勸課農桑，不得妄有徵發，有司彈糾勿有所縱。魏書太武紀下

令皇太子總百揆詔

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宋書作下書集古今佛道論解亦作下書

魏書太武紀下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闢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  
姦、清不順、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  
以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  
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曰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  
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懇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  
容高爵、願神養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諭道陳謀而已、不須復親  
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官備  
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啓遜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  
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宣敕施行。宋書  
索虧傳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闢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  
姦、清不順、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  
以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  
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曰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  
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懇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  
容高爵、願神養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諭道陳謀而已、不須復親  
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官備  
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啓遜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  
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宣敕施行。宋書  
索虧傳

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乞留歸第，隨時朝請。

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召刷職，更舉賢俊，乞備百官，

主者明爲科制，乞稱朕心。

魏書大武紀下

下太子晃詔

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

南齊書  
魏崩傳

禁容匿沙門師巫詔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

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緝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㠭壹齊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

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

魏書太武紀下  
又畧昆釋老志

禁私立學校詔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庚戌

自頃已來，軍國多事，未嘗文敍。非所曰整齊風俗，示軌則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驕

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

魏書太武紀下

賜張黎等布帛詔

太平真君五年

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各千匹。召褒獎勵。

魏書張黎傳

報刀雍詔

太平真君五年三月

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召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召便國利民者，動靜召聞。

魏書刀雍傳

減佛法詔

太平真君七年三月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召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閭君亂主，莫不眩焉。

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呂  
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  
不見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欲除僞定真，復義  
農之治，其一切溫除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于風氏矣。自今曰後，  
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  
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  
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  
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  
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  
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魏書  
老志

報刁雍詔

太平眞君七年

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卽成，大省民力，旣不費牛，又不費田，甚喜非  
但一運，自可永昌爲式。今別下統萬鎮出兵，召供運穀，卿鎮可出

百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  
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召聞。

魏書方輿  
事通典十

詔刁雍

太平真君十年三月

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干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爾功也。

魏書不  
齊傳

增損律令詔

正平元年六月

夫刑網太密，犯者更眾。朕甚愍之。有司其刑罰志  
有詳字案律令，務求厥中，自餘有不便于民者，依比增損。

魏書太武紀下  
又見刑罰志

詔車伊洛

正平元年

歇年尙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詣闕。

魏書南  
伊洛傳

先是伊洛征烏耆，齋子歇守城，爲沮渠天周所陷，走奔伊洛。世祖嘉之，詔伊洛

詔高車使者慕容坦

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噠噠，與吐谷渾

所目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掎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  
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絕姦勢亦沮于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  
由宜相供俟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魏書高車  
國傳謂使者慕容堪賜彌俄突雜縛六十四世祖詔又見通典一百九十七

敕諸尚書

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

魏書崔浩傳

賜謚景穆太子冊

正平元年六月庚午

嗚呼惟爾誕資明敏岐嶷夙成正位少陽克荷基構賓于四門百  
揆時敘允釐庶績風雨不迷宜享無疆隆我皇祚如何不幸奄焉  
殂殞朕用悲慟于厥心今使使持節兼太尉張黎兼司徒竇瑾奉  
策卽柩賜謚曰景穆自顯昭令德魂而有靈其尚嘉之

魏書太武紀下附

賜王慧龍璽書

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

魏書王慧龍傳  
又北史三十五

賜崔浩書

萬度歸呂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者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詔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卽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魏書馬譽國傳世祖幸陰山北宮萬度辭  
破焉者露板至世祖省訖賜司徒崔浩書

與臧質書

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宋書臧質傳

與宋主書

彼前使閒諜，詖略奸人，竊聞朱修之申謨，近復得胡禦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方州，虞我之隙。已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二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卑將，鬻拔非

其身各便鎧腰苦役。已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已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蓋吳反逆，煽動隴右氏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弓矢，婦人遺弓環鉗。是曹正欲誘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已貨訖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奸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已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宋真珠璫略不相與。今所馘截觸鬚，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已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吳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襲其凶迹。已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已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

作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壘自障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否彼竊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尙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彼吳人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研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禦

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

宋書索虜傳燕雖不克懸瓠而據掠甚多南師援無功爲所輕侮與太祖書

又與宋主書

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卽使驅還自天地啟闢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偷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乞相與今送鐵白鹿馬十二匹并隨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宋書索虜傳此後復求資和猶太祖有北伐意又與

書

初學記卷二十七有太武帝黃金盤錄今據總書編入文成帝卷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學政事移萬曆壬辰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一 終

全後魏文卷一

太武帝

五

全後魏文卷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文成帝

帝諱濬，景穆太子之長子。正平二年十月卽位，改元四興。安興光太安和平，在位十四年，諡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

修復佛法詔

夫爲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一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㠭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用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五善行純誠惠始之倫无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

之中、致有兇黨、是呂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呂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于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省十人、各當局分、皆足已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魏書釋老志

獲玉印詔 與安二年八月

朕眇身纂承大業、懼不能宣慈惠和、寧濟萬物、夙夜兢兢、若臨淵谷、然卽位以來、百姓晏安、風雨順序、邊方無事、眾瑞兼呈、不可稱數、又于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羣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民大酺三日、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魏書文成紀

詔李安世

興安二年

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

北史三十三  
李孝伯附傳

曲赦京師詔

太安元年三月

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廟、又于西苑遍秩羣神。朕曰大慶，饗賜百寮，而犯罪之人獨卽刑戮，非所召子首羣生，矜及眾庶。夫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是㠭周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㠭御家邦，化苟從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師死囚已下。

魏書文成紀

遣使巡行州郡詔

太安元年六月

夫爲治者，固宜㠭設官舉賢，㠭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敎陵遲，至于凋薄。思明黜陟，㠭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道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于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于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無方，疏于恩也。盜

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于刑也眾謗竝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爲法混淆昏于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子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信清能眾所稱美誣告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爲吏姦暴及爲盜賊各具召名上其容隱者召所應之罪罪之魏書文成紀

憲牧守貪穢詔

太安四年五月

朕卽阼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召入于己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擗委罪于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雖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召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魏書文成紀

禁穿毀墳陵詔 太安四年十月

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墳壠者斬之

魏書文成紀  
北巡至陰山

有故家  
廢下詔

案治遷代前逋詔 太安五年九月

夫褒賞必于有功刑罰審于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由來之常式牧  
守莅民侵食百姓目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正  
其刑罪而主者失于督察不加彈正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者  
妄受其辜是啟姦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目正天  
下自今諸遷代者仰列在職殿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之爵寵有  
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貫刑賞不差主者明爲條制目爲常楷

魏書文  
成紀

賑雲中等六郡詔 太安五年十二月

朕承洪業統御羣有思恢政化目濟兆民故薄賦斂目實其財輕

文成帝

徭役召紓其力、欲令百姓脩業、人不匱乏、而六鎮雲中、高平二雍、  
秦州偏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召賑之、有流徙者、諭還桑  
梓、欲市糴他界、爲關傷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職不均、  
使上恩不達于下、下民不贍于時、加召重罪、無有攸縱。魏書文成紀

禁因調發增價詔

和平二年正月

刺史牧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  
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召潤屋、故編戶之家、困于  
凍餒、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爲政之弊、莫過于此、其一切禁絕犯者、  
十疋召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

魏書文成紀

選補先勞舊才能詔

和平三年十月

朕承洪緒、統御萬國、垂拱南面、委政羣司、欲繕熙治道、召致靈一、  
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召次令、班白處後、  
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舊才能、

召役逼雇論 同枉法論

和平四年三月

朕憲章舊典、分職設官、欲令敷揚治化、緝熙庶績、然在職之人、皆蒙顯擢、委以事任、當厲已竭誠務省徭役、使兵民優逸、家給人瞻、今內外諸司州鎮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

魏書文  
成紀

宮壇不改作詔

和平四年七月

朕每歲目秋日閒月、命羣官講武平曠、所幸之處、必立宮壇、靡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

魏書文  
成紀

畋獵不濫殺詔

和平四年八月

朕順時畋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殲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敕從官及典園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畋獲皮肉、別自頒賚。

魏書文  
成紀

檢還賣鬻男女詔

和平四年八月

前召民遭飢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女者、蓋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容、不時檢校、令良家子息、仍爲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召掠人論、魏書文

成紀

定婚喪條格詔

和平四年十二月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召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有司可爲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魏書文

成紀

貴族不婚卑姓詔

和平四年十二月

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召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召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于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互細同貫、塵

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魏書  
高宗親欲射文成紀

賜宿石詔

石爲忠臣、輕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

魏書宿石傳  
高宗親欲射

虎石叩馬而諫、後虎  
騰躍殺人。詔云云。

遣使者詔源賀

卿已忠誠款至、著自先朝。已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  
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緩所甚。勿自囂誇之言、致損處也。

源賀傳賀爲冀州刺史。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高宗遣使者詔賀。

黃金合盤銘

九州致貢、殊域來竇。乃作鎔金、錯用貝。作奇珍、鑄良金。鏤白銀、初學記  
作燭銀範圓擬載、吐耀含真。織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

福維新

魏書食貨志和平二年秋詔中尙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  
得二尺二寸鍛百金鑄言攻瑰其銘曰云云又見初學記

二十七石爲  
太武帝當課

獻文帝

帝諱弘

宋書作宏弟豆肩

之文成帝長子太安二年立爲皇太子和平

六年五月卽位改元二天安皇興在位六年禪位皇太子自爲

太上皇承明元年爲文明太后所忌暴崩年二十三諡曰獻文

皇帝廟號顯祖

除雜調詔

和平六年六月

夫賦斂煩則民財既課調輕則用不足是召十一而稅頌聲作矣

先朝權其輕重召惠百姓朕承洪業上惟祖宗之休命夙興待旦  
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于逸豫而徭賦不息將何召塞煩去苛拯  
濟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畜積有餘諸有雜調一日與民魏書獻  
文紀

令刺史守宰自選吏詔

和平六年九月

先朝召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遷吏  
召待俊乂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敘然牧司寬憚不祗憲旨舉非  
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召爲  
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召罔上論魏書獻文紀

詔高允

天安元年

自頃召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  
見于今朕旣纂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宮于郡國使  
進脩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省參議  
召聞

魏書高  
允傳

報于闐國王詔

天安二年四月

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敕諸軍召拯汝難但去汝遐  
阻雖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已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  
卒一二歲閒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俟召待大舉

魏書于闐

國傳

報尉元詔

皇興元年二月

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剋定更運軍糧

魏書尉元

詔尉元

皇興元年

賊將沈攸之吳嶧公等驅率蠻眾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呂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官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

動靜召聞

魏書尉元傳

詔慕容白曜

皇興元年四月

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呂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

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樂不必窮兵極武自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古德使來蘇之澤加于百姓

魏書慕容白曜傳

卽宋呂梁敗卒詔

皇興二年

十二月

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累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敕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

魏書獻文紀皇興元年正月大破張永逃散之子呂梁東明年詔

民病給醫藥詔

皇興四年

朕愍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疚心疾首是㠭廣集良醫遠采名藥欲㠭救護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量給之

魏書獻文紀三月

誓眾詔諸將

皇興四年

用兵在奇不在眾也卿等但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

魏書蠕蠕傳車駕北上

計顯祖親誓眾詔諸將又北史九十八人

聽逃兵歸首詔

皇興五年三月

天安已來。軍國多務。南定徐方。北堵遺虜。征戍之人。亡竄非一。雖罪合刑書。每加哀宥。然寬政猶水。逋逃遂多。宜申明典刑。召肅姦僞。自今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聽歸首。不首者論如律。

魏書獻文紀

禪位太子詔

皇興五年八月丁未

朕承洪業。運屬太平。淮岱率從四海。清晏是已。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覽萬務。則損頤神之和。一日或曠。政有淹滯之失。但子有天下。歸尊于父。父有天下。傳之于子。今稽協靈運。考會羣心。爰命儲宮。踐昇大位。朕方優游恭已。棲心浩然。社稷乂安。克廣其業。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肩子。已答天休。宣布宮內。咸使聞悉。

魏書獻文紀

聽尉元曰。韓念祖爲睢陵令。詔

延興初

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魏書

元符

報雍州人王叔保等詔

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

魏書劉藻傳。藻遷雍州刺史。將雍

爲驗奴

成主詔

祀孔子廟禁婦女合襍詔。延興二年二月

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  
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覬、淫進非禮、  
殺生鼓舞、倡優媠狎、豈所㠭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  
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㠭祈非望之福、犯者㠭違  
制諭、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  
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

魏書孝文紀上

隱括比丘詔。延興二年四月

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

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齋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齋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魏書釋老志

又詔

内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圓寺、高敞顯博、亦足昌輝、隆至數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板、欲建爲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爲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魏書釋老志

令送濟州靈像達都詔

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統晏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寶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魏書釋老志

受爵記  
延興二年五月

非功無冒受爵、非能無冒受祿。凡出外遷者、皆引此奏聞、求乞假品、在職有效、聽下附正。若無殊稱、隨而削之。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襲。魏書官氏志

貢舉詔

延興二年六月

頃者州郡選貢多不呂實、頑人听呂窮處幽仄、鄙夫所呂超分妄進、豈所謂旌賢樹德者也。今年貢舉尤爲猥濫、自今所遣皆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魏書孝文紀上

荅百濟國王餘慶詔

延興二年八月

得表聞之無恙、甚善。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魏開、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羣生、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襟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盛、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呂仁、亦

何憂于寇讐也。前所遣使浮海召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召。疑似之事，已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

又詔

知高麗阻彊侵軼，卿土脩先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載，難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乃應辰義扶微，乘饑電舉，但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于彼雖有自昔之釁，于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等至平壤，欲驗其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詣，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呂成其責，故聽其所啟，詔禮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興師討之，于義爲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羈縻著于前典，稽貢曠于歲時，卿備陳彊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貳乖衷，洪

規大略、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宇內無虞、每欲凌威東極、懸旌域  
表、拯荒黎于偏方、舒皇風于遠服、良由高麗卽敘、未及上征、今若  
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裁協元戎、敬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興  
具、召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爲卿導之首、大捷之  
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  
今賜雜物如別

魏書百濟國傳

牧守久任詔

延興二年十二月

書云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頃者已來、官呂勞升、未久而代牧  
守、無恤民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呂固民志、降  
治道也、自今牧守溫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歲積有成、  
遷位一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余、必加黜罰、著  
之于令、永爲彝準

魏書孝文紀上

詔羣祀無用牲

延興二年

朕承天事神，召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眾。夫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祔。祭實受其福，苟誠感有著，雖行潦菜羹，可召致大報。何必多殺？然後獲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魏書禮志一  
年有司奏天地五郊  
社稷已下及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

顯祖深愍生靈乃詔又見通典五十五末句作皆用酒脯

原守宰爲民所列罪詔

延興三年六月

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召守宰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幾，罪者眾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召解網之惠。諸爲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貸之。

魏書孝文紀上

葬獄囚詔

延興三年九月

自今京師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公給衣衾棺槨，葬埋之，不得曝露。

魏書孝文紀上

遣使河南七州詔

延興三年十一月

河南七州牧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  
獄、黜陟幽明、其有鰥寡孤獨貧不自存者、復其雜徭、年八十已上、  
一子不從役、力田孝悌才器有益于時、信義著于鄉間者、具召名  
聞。魏書孝文紀上

詔呂羅漢

延興三年

卿呂勞勤獲敘、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兵、褒寵之隆、可謂備  
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既  
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所致也、卿應機赴  
擊、殄此兇醜、隴右至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呂德齊之呂刑、寇賊  
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  
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  
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

魏書呂羅漢傳

寬宥詔

延興四年六月

朕應麻數開一之期屬千載光熙之運雖仰嚴誥猶懼德化不寬至有門房之誅然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合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已後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今德被殊方文軌將一宥刑寬禁不亦善乎

魏書萃文紀上

詔報蠕蠕主子成

延興五年

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父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嫁君子所當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今終難矣

魏書蠕  
蠕傳

原平原女子孫男玉詔

男玉重節輕身呂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魏書列女傳孫

氏男王者夫爲靈縣民所殺追執斬人男  
玉召杖斬殺之有司處死召聞顯祖詔

曉擒劫盜詔

延興末

尙書李訢著勳先朝，翊諾皇極，謹言嘉謀，旬日屢進，實國家之積  
幹。當今之老成也。是呂擢授南部，綜理煩務，自在厥位，夙夜惟寅。  
乃心匪懈，克己復禮，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無不爲，賞罰所加，不  
過疏戚。雖孝子之恩慈母，鷹鸇之逐鳥雀，何呂方之若鄭之子產。  
魯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惡直醜正，盜憎主人，自往年召來，羣姦不  
息，劫訴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燒舍宅，傷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  
恕。有司可明加購募，必令擒殄。魏書李訢傳

詔呂羅漢

朕總攝萬幾，統臨四海，恩隆古道，光顯風敘，故內委羣司，外任方  
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羌民，遠居邊土，  
非鄉善誘，何召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之，乃誠便，敕領納。  
其馬印付都牧口召賜卿。魏書呂羅漢傳

禪位太子冊命延興五年八月丙午

昔堯舜之禪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若丹朱商均能負荷者豈搜揚仄陋而授之哉爾雖冲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昌濟兆民今使太保建安王陸馥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綏致位于爾躬其踐昇帝位克廣洪業昌光祖宗之烈使朕優游履道頤神養性可不善歟

魏書獻文紀

下書納義陽王昶

易稱利用行師書云恭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伐有扈四海日平晉定吳會萬方日壹今宋室衰微凶難淳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牆聲流合境僞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充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款闕庭朕錫曰顯爵班同親傳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旣無閭閻靜亂之功而

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之徵既兆危亡之應已著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令不相禡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辟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眾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變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泰運思播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乘之機遘時來之遇而不討其讎逆振其難患哉今可分命諸軍百行九伐使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勦伐伏玄侍中尚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勦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眾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渤海王直勦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勦渴言疾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勦蓋戶千領幽冀之眾七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

南將軍京兆王直勦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俟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眾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勦新城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勦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陽王劉昶領定相之眾十萬出濟兗直造彭城與諸軍剋期同到會于秣陵納和反國定其社稷使荆陽沾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疆將吏不得因宋衰亂有所侵損呂傷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聞知稱朕意焉宋書索虜傳義陽王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晉安王子助爲逆虜謀欲納昶下書

克青冀二州下書

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弘隆治道而荆吳僻傲跨跱一方天降其殃召罰有罪纂戮發于簾牆毒害嬰于羣庶徐州刺史群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體逆順歸誠獻款遭難已久饑饉荐臻或自糊口之功私力竊盜或不識王命藏窟山藪或爲囚徒先被

執繫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召前諸犯死罪召下繫囚見徒一切原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召就農桑有飢窮不自存通其市糴之路鎮統之主懇加慰納遵用輕典召蒞新化若綏導失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天下咸使聞知朕意焉

宋書索虜傳  
薛安都遣使引虜虜攻克  
青冀二州  
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一終

全後魏文卷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文帝

帝諱宏，獻文帝長子。皇興三年立爲皇太子。五年八月卽位。改元。延興承明太和，在位二十九年。諡曰孝文皇帝。廟號高祖。  
有集三十九卷。案魏書孝文紀云：好爲文章詩賦銘頌。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南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今錄太和十年已前詔冊，爲一卷。十年以後別爲四卷。

求言詔

承明元年八月

朕猥承前緒，纂戎鴻烈，思隆先志，緝熙政道。羣公卿士，其各勉厥心，匡朕不逮。諸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上聞。

魏書孝文紀上

求直言極諫詔

承明元年十月

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恩闡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蔽之響。疇咨帝載，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羣官卿士下及吏民，

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自正風俗者、有司自聞。朕將親覽、與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魏書孝文紀上

改元太和詔

太和元年正月乙酉朔

朕夙承寶業、懼不堪荷、而天覲具臻、地瑞並應、風和氣順、天人交  
協、豈朕沖昧所能致哉。實賴神祇七廟降福之馱。今三正告初、祇  
感交切、宜因陽始、協興革元。其改今號爲太和元年。魏書孝文紀上

勸農桑詔

太和元年正月辛亥

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者也。宜飭召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  
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召侵擅  
論、民有不從長敎、情于農桑者、加召罪刑。魏書孝文紀上

督課田農詔

太和九年三月

朕政治多闕、災眚屢興。去年牛疫死傷太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  
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敕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于常歲。

無牛者倍庸于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  
餘力，地有遺耕。魏書孝文紀

上通典一

工役不染清流詔

太和元年八月

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  
推上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若階藉元勳，召勞定國者，不從此制。

魏書孝文紀上

斬不裸形詔

太和元年九月

刑罰所目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寬仁。魏書刑罰志

又詔

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防之雖峻，陷者采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  
刑，去衣裸體，男女媯見，豈齊之名法，示之名禮者也。令具爲之制。

魏書刑罰志

詔皮櫂喜 太和元年十二月

夫忠臣生于德義之門、智勇出于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威名著于庸漢、公義列于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益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惡俱殲、閼闢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羣愚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軒轅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上、稱朕意焉。魏書皮豹子附傳皮喜爲仇池鎮將攻拔葭蘆城斬楊文度、率汝南詔案推喜豹子第八子傳作喜北突厥作據

盧昶使江南詔

太和初

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  
言無相疑難魏書臨玄附傳北史三十

定婚葬律令詔太和二年四月

婚聘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獎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  
王知其如此故申之曰禮數約之曰法禁迺者民漸奢尚婚葬越  
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  
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  
朕念憲章舊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爲定準犯者必違制論魏書

孝文  
紀上

詔敕勿吉國太和二年八月

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魏書勿吉國傳太和初遣使

乙力支稱客共百濟並力取

高句麗請其可否詔敕

明功罪詔太和二年十一月

孝文帝

懸爵于朝而有功者必糜其賞、懸刑于市而有罪者必羅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召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今盜賊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蕃輸羣司，敷德宣惠，召助沖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于祖宗，百姓見德于當世。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焉。魏書

孝文  
紀上

詔皮權喜速城駱谷

太和二年冬

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卽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芟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翦凶黨，勸庸之美，朕無閒然。仇池國之要害，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召來駱谷置鎮，是以舒賊息閼闥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敕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延之困。而卿等不祇詔

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事間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卽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于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㠭軍法從事。

魏書皮約子附傳

賜國老縣布詔

太和三年五月

昔四代養老、問道乞言、朕雖冲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疋、綿五斤、絹布各五疋。

魏書孝文紀上

令樂部五日一詣高允詔

太和三年

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

魏書高允傳

罷候職詔

太和二年

治因政寬繁由網密今俟職干數茲巧弄威重罪受賊不列細過  
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

魏書刑罰志

憂旱詔

太和四年二月

朕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昧旦如履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  
品物資生膏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饑乏朕甚懼焉其敕天下祀  
山川羣神及能興雲雨者脩飾祠堂薦百姓雖民有疾苦所在存  
問

魏書孝文紀上

決遣罪囚赴農詔

太和四年四月

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卽者仗獄官之稱  
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  
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眾宜隨輕重決遣召赴耕耘  
之業

魏書孝文紀上

南伐與劉昶詔

太和四年八月

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召伐逆豎。剋蕩兇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卽胙卿江南之土。召興蕃業。魏書劉

卽獄囚詔太和四年九月

祖傳

隆寒雪降。諸在徵繆及轉輸在都。或有凍餒。朕用愍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飢寒者給呂衣食。桎梏者代呂輕錮。

魏書孝文紀上

詔責高句麗王橒太和四年

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于舊邦。繼絕世于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日一過掩卿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盜所部。動靜呂聞。魏書高句麗傳時光州于海中得橒所遣詣書道成使餘奴等送關高祖詔責橒

法秀逆黨降罪詔太和五年三月

法秀妖詐亂常、妄說符瑞、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科旨族誅、誠合刑憲、且矜愚重命、猶所弗忍、其五

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一身、

魏書孝文紀上沙門法秀謀反伏誅

祈雨詔

太和五年四月

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諸有骸骨之處、皆敕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祀、

魏書孝文紀上

決遺獄囚詔

太和五年五月

迺者邊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困之、輕陷刑網、獄訟頗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時要月、民須肆力、其敕天下、勿使有畱獄久囚、

魏書孝文紀上

爲馮太后造塔詔

太和五年

朕召虛寡、幼纂寶厯、仰特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召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

魏書

文成文明馮后傳  
保二年詔云仰惟慈明輯盡四海欲報之德正覲是馮諸葛鳥傷  
生之類宜致于山林卽自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鷺師曹  
爲報德寺與此詔同悔禹金瘞北齊書天保初尊母婁后爲皇太  
后濟南王卽位始尊爲太皇太后文宣時安得有此稱謂  
當召魏書爲正余覆案琅然子所編北齊文刪去此詔

賜程駿詔

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樞又門無僕貸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  
帛六百匹旌其儉德

魏書程駿傳

復靈丘等州郡租調詔

太和六年二月

靈丘郡土既褊瘠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  
其勞瘁可復民租調十五年

魏書孝文紀上

復南七州常調詔

太和六年二月

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  
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

魏書孝文紀上

停捕貢虎狼詔

太和六年三月

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

今勿復捕貢

魏書孝文紀上行幸虎圈詔

免災民租算詔

太和六年十二月

朕嘗寡薄政缺和平不能仰緝緯象鬪益六滄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卹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其于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算一召丙之有司勉加勸課旨要來穠稱朕意焉

魏書孝文紀上

對狀不實詔

太和七年正月

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目增修寬政而明不燭遠實有缺焉故具聞守宰苛虐之狀于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目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

魏書孝文紀上

詔羣官

太和七年九月

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于案文審獄恩間  
已過自今羣官奏事當獻可替否無或面從俾朕之過彰于遠近

魏書孝文紀上

崇異苟頽詔

太和七年

頽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sub>昌</sub>彰厥功自此  
茲已後可承受復除

魏書苟頽傳

旌兜先氏詔

太和七年

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

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迹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

女魏書涇州貞女兜先氏傳女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輒往逼之  
女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有司劾呂死罪詔云云又見北史  
九十一作貞女兜先氏傳女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輒往逼之  
女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有司劾呂死罪詔云云又見北史

禁同姓爲婚詔

太和七年十二月

清風行于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㠭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

貞女兜先氏

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機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模、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曰不道論。魏書孝文紀上

班祿大赦詔太和八年六月

置官班祿行之尚矣。周禮有食祿之典、二漢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晉、莫不聿稽往憲。已經綸治道、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鑒四方、求民之瘼、夙興昧旦、至于憂勤。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已簡民事、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斗、已爲官司之祿、均預調爲二匹之賦、卽兼商用、雖有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祿行之後、誠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魏書孝文紀上

令官民各上便宜詔太和八年八月

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政治王務至繁非博采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己日求過明恕己思咎是日諫鼓置于堯世諫木立于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日運每布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末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革理從簡實朕將親覽已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已爲戒魏書孝文紀上

班俸詔太和八年九月

俸制已立宜時班行其日十月爲首每季一誦

魏書孝文紀上

焚圖識詔太和九年正月

圖識之興起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識祕

繹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呂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上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魏書孝文紀上

令官民各上書極諫詔

太和九年二月

昔之哲王莫不博采下情勤求箴諫建設旌鼓諭納芻蕘朕班祿刪刑慮不周允虛懷謙直思顯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

魏書孝文紀上

呂李沖爲咸陽王禧師詔

太和九年三月

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爲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萼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爲置之呂加合德廷尉卿李沖可咸陽王師魏書咸陽王

王禧傳還買仇民良口詔

太和九年八月

數州災水饑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譴在乎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罹荼毒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興憲今自太和六年已來

買定冀幽相四州餽民良口名盡還所親雖聘爲妻妾遇之非卽情不樂者亦離之

魏書孝文紀上

均田詔

太和九年十月

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畜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塵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呂忘軀或因饑饉呂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呂生死爲斷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

魏書孝文紀上

詔報司馬躍

太和初

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處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呂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

魏書司馬楚之傳

答高閭詔

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

魏書高閭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鹽運使萬曆壬辰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終

全後魏文卷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文帝

爲里黨法詔 太和十年

夫任土錯貢所召通有無并乘定賦所召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召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召三典所同隨世洿降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益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召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眾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壘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機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

良懷深慨。今革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日喻民使知去煩卽簡之要。魏書食貨志

詳改不孝罪詔

太和十一年春

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遜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詳改。

魏書刑罰志

除門房誅詔

太和十一年春

前令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刪除繁酷。

魏書刑罰志

求言詔

太和十一年六月

春旱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譴實由匪德百姓無莘將罹饑饉庶  
麻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謀猷所寄其極言無隱。臣  
救民瘼。

魏書孝文紀下

聽民出關就食詔

太和十一年七月

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畱所在開倉賑恤

魏書孝文紀下

更定律文詔

太和十一年八月

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音密坐無大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刊定

魏書刑罰志

重檢戶籍詔

太和十一年九月

去夏呂歲旱民饑須遣就食舊籍雜亂難可分跡故依局割民閭戶造籍欲令去畱得實賑貸平均然迺者呂來猶有餓死衢路無人收識貞由本部不明籍貫未實廩恤不周呂至于此朕猥居民上聞用慨然可重遣精檢勿令遺漏

魏書孝文紀下

黨里推長者呂敎民詔

太和十一年十月

鄉飲禮廢則長幼之敎亂孟冬十月民閒歲隙宜于此時導呂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敎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

全後魏文卷四

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敎者具召名聞

魏書孝文紀下

出府庫召班賚軍民詔

太和十一年十一月

罷尙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戍士各有差

魏書孝文紀下

停拷問詔

太和十一年十一月

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饑窘輕繫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畱獄犴

魏書孝文紀下

大破蠕蠕勞陽平王頤詔

太和十一年

王之前言果不虛也

魏書陽平王新成附傳頤與陸叡集二道諸將軍過大碭大破蠕蠕敵人朝詔云云

報廣陵侯衍詔

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

魏書陽平王新成附傳頤弟衍爲梁州刺史表請假王旨累威重詔云云

呂李彪爲祕書丞參著作事詔

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

魏書李彪傳

還免流徙年老及死刑親老詔

太和十二年正月

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苟無暮親者具狀

呂聞魏書孝文紀下

月蝕慎刑詔

太和十二年八月

日月薄蝕陰陽之恆度耳聖人懼人君之放怠固之呂設誠故稱日蝕脩德月蝕脩刑迺癸巳夜月蝕盡公卿已下宜慎刑罰呂答

天意

魏書孝文紀下

斷昇樓散物詔

太和十三年四月

昇樓散物呂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呂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者

魏書孝文紀下

孝文帝

議祫禘詔 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

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曰禘自旣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祫禘烝嘗周改禘爲祠祭義稱春秋祭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牲祫禘祫嘗祫烝其禮傳之文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祫則合羣毀廟之主于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祫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祫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于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魏書謹志一  
太和十三年

五月王成廟廟自僖當引  
見羣臣詔又見通典五十

### 祫祫互取鄭王二義詔

尙書中書等通典作明據二家之義論祫祫詳矣然于行事取衷通典作明根閭等

事取折衷猶有未允監等曰通典作明根閭曰

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尙書等與鄭氏同通典作明根呂鄭氏等兩名兩祭竝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二時祫祫而闕二時之祫通典作之禮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于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呂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呂申追遠之情祫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于祫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祫而又不究四時于祫爲魏書作玄祫祫并爲一名從王祫是祭圓爲當今互從通典改取鄭王二義祫祫并爲一名從王祫是祭圓

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日數則顯五年一祿、改祿從祿五年一祿、則四時盡祿。日稱今情、則依禮文先祿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于令、永爲世法。魏書禮志一帝曰云云通典五十作詔日

六宗詔

詳定朝令祀爲事首、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閣之議、皆準類目引義、原事目準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況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詳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尙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自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日、焚禋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日闢其他、故稱六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旣

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使可依此附立水爲定法

魏書南安志

南安王楨削爵詔

太和十三年六月

南安王楨昌懿威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已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姦囚壅絕訴訟貨遺諸使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日齊眾叔向戮弟日明法克己忍親日率天下夫豈不懷有爲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寬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推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于内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

魏書南安王楨傳

爲辟虎子辨誣詔

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昏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日貪慳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稱無端安宜賜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

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

效

魏書薛野猪附傳虎子爲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鄧安下邳太守

張舉咸呂城汗虎子案之于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

賊

虜推驗果

虜乃下詔

荅高閭詔

太和十四年

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

魏書高閭傳

議五德詔

太和十四年八月

王澤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敘有常然異同之論著于往漢末詳之說疑在今史羣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自成萬代

之式

魏書禮志一

祖奠停常從詔

太和十四年十月戊辰

自丁荼苦奄踰晦朔仰遵遺旨祖奠有期朕將親侍龍輿奉訖陵隧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

魏書孝文紀下

荅安定王休請展安兆域詔

太和十四年九月

因禍甫爾未忍所請

魏書禮志三文明太廟崩  
安定王休等詣問表詔答

又詔荅

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慄髮號、山陵遷厝、所未忍聞、  
魏書禮志三通

典八十八

又詔荅

太和十四年十月

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裹服  
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  
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八

葬文明馮太后詔

太和十四年十月

尊旨從儉、不申固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  
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拏坎、牋于孝子之  
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餘步、今日山陵、萬世  
所仰、復廣爲六十步、革負遺旨益日痛絕、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  
不設明器、至于素帳綬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

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日致怪僻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日盡痛

慕之情其宜示遠近著告臺司上明儉誨之善下彰違命之失

書魏

文成文明  
馮后傳

又詔荅安定王休

比當別敘在心

魏書禮志三文明太  
后既葬休又表詔荅

詔李沖宣旨于東陽王不等

太和十四年十月庚辰

仰惟先王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

魏書禮志二

詔荅東陽王不等

太和十四年十月

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一公何足日至憂惄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敘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

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于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  
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喪  
服之中已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已所  
懷別問尙書游明根高閼等公且可任之

勅書禮志三

詔游明根高閼等

卿等猶呂朕之未除于上不忍專釋于下柰何令朕獨忍于親葬  
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已呂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  
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算  
何爲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  
襲素理日吳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于凶凶無妨于  
吉呂心處之謂爲可余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  
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詰今處二理之際望望  
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經忌日情結

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于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卽吉  
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著  
服已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  
三都駙馬通典作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卽吉侍  
臣比通典作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卽理有貴賤之差  
遠近之別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案文明太后之喪孝文與游  
載有三首皆謂之詔必有所據今依錄十  
四往復似皆面語而通典之其餘十二首通典所無不載也

詔李彪等

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  
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一  
事之中惟公卿所擇魏書禮志三

詔東陽王丕

通典八十一

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召

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祔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晦  
忍。縱卽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萬得

之一失，未可已爲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

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絕。

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一首通典皆謂之詔

變服從練禮詔

太和十四年十月壬午

公卿屢依金冊遺旨，中代權式，請過葬卽吉。朕思遵遠古，終三年  
之制，依禮旣虞卒哭。此月二十一日授服，召葛易麻。旣衰復在上，  
公卿不得獨繹于下，故于朕之授服變從練禮已下，服爲節降，斟  
酌今古，已制厥衷。且取遺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極之巨痛。

魏書孝文紀下

公卿屢上啟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卽吉。朕仰惟恩  
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諭所懷，今  
依禮旣虞卒哭，剋此月二十日受服。召葛易麻，旣衰服在上。公卿

全後魏文卷四

八

不得獨釋于下故于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臣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憤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文小異故以此卽本紀所載而並錄之

詔答穆亮

苟孝弟之至無所不通今飢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省欵已增悲愧魏書穆亮崇附傳

衰服過葬詔太和十四年十月癸未

朕遠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官據金冊頤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冊俯自推省取諸二衷不許眾議已衰服過芬終四節之慕又奉聖訓聿修諾旨不敢閭嘿自居已曠機政庶不愆遺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普下州鎮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

外禁官詔太和十四年十月辛卯

羣官皆萬機事重、請求聽政。朕仰祇遺命、亦思無怠。但哀慕纏綿、  
心神迷塞、未堪自力。凡親政事、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  
可任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魏書孝文記下

冬至入臨詔太和十四年十一月甲寅

垂及至節、咸慕崩摧。凡在臣列、誰不哽咽。內外職人、先朝班次、及  
諸方雜客、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已上袞服者、至夕復臨。其餘  
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別儀。魏書孝文記下

依議魏爲水德詔太和十五年正月

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放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  
違奪。便可依爲水德。祖申臘辰。魏書禮志一

還吐谷渾俘獲詔太和十五年正月

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討而去。春袍罕裹、取其洮陽渥和二成時、

召此既邊將之常，卽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魏書吐谷渾傳

北史九十六

召李彪爲祕書令詔

太和十五年春

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曠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闢華裔，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召勸獎勤能，可特遷祕書令。

召酬厥款

彪傳  
魏書李

旱災責己詔

太和十五年四月癸酉

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竝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憲，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己，召待天譴。魏書

孝文  
紀下

下尚書思慎營建明堂詔

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

夫覆載垂化必由四氣運其功曠曜望舒亦須五星助其暉仰惟聖母睿識自天業高曠古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圖罪逆招禍奄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遵先旨敕造明堂之樣卿所制體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材先固之器也羣臣瞻見模樣莫不僉然欲速造朕已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卽于今歲停宮城之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奇制遠成先志近

副朕懷

南齊書魏房傳

改營太廟定昭穆詔

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

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舛駁不同難㠯取準今將述遵先志具詳禮典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祖有刲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

建業之勳高于平文廟號爲烈祖比功校德召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與顯祖爲二祧餘者召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常理朕召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召沒于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豫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遷之

禮志一經始明堂改營太廟

帝云云又見通典四十七

魏晉禮志一長樂王穆亮等奏

答穆亮詔

言七廟無宜闋一無主召自待

詔云

賈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終

全後魏文卷四

孝文帝

十一

全後魏文卷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文帝三

立崇虛寺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戊戌

夫至道無形、虛象爲主、自有漢以後、置立壇祠、先朝曰其至順可  
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  
所曰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  
其所給、五十石供齊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  
滿九十八人

魏書釋老志

令郡國送時果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

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饗

魏書禮志一

罷幕中設五帝座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

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先朝召來、召正月吉日于朝廷設幕中

孝文帝

置松柏樹設五帝座此既無可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禮典可悉罷之

魏書禮志一

減省羣祀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戊午

國家自先朝已來饗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昔漢高之初所祀眾神及寢廟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際匡衡執論乃得減省後至光武之世禮儀始備饗祀有序凡祭不欲數數則贅贅則不敬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

魏書禮志一

敕雍州供祭焉誕廟詔

明堂太廟並祀祖宗配享于斯備矣自登崞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因在官長安立廟宜異常等可敕雍州呂時供祭

魏書禮志一

罷祀水火等神詔

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

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叩戶井竈中靈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魏書禮志一又通典五十五

議朝日夕月詔

太和十五年八月甲寅

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今若一百分日或值月出于東而行禮于酉尋情卽理不可施行昔曹魏祕書監薛靖等嘗論此事曰爲朝日取月一日爲

朔

魏書禮志一又通典四十四

夕月三日爲朏朔者月形始著卿等意謂朏朔二分何者爲是

祥日不卜詔

太和十五年九月丙戌

便及此期覽古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屈禮厲眾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竊敢重違冊旨占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

魏書禮志三有司上言求卜祥

日高祖詔

遷主大廟詔

太和十五年十月

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謐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

縞制復不得哀哭于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魏書禮志二  
太尉不奏高祖

詔

五品詔

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乙亥

王爵非庶姓所僭伯號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侯侯卽爲伯子男如舊雖名異于本而品不異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

南齊書  
魏房傳

罷小歲賀詔

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丙戌

季冬朝賀典無成文官袴褶事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徒成煩濶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

南齊書  
魏房傳

攷課詔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二千石攷在上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賜衣一襲

魏書孝文紀下

太和十五年十一月癸巳

爲高麗王撻舉哀詔

魏書孝文紀下

太和十五年十一月癸巳

高麗王撻守藩東隅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旣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爲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旣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素奏貌白布深衣于城東爲盡一哀目見其使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備辦事如別儀

魏書禮志三足歲高麗王撻死

簡置樂官詔

太和十五年冬

樂者所目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呂播德于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目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

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實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

魏書  
樂志

荅元丕請立東宮詔

年尙幼小有何急之

魏書宗室  
元丕傳

召見李安祖兄弟四人詔

太和十五年

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于時然官必用才目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于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旣無殊能今且可還

魏書李  
惠附傳

詔南平王霄

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

魏書  
廣平

王連  
附傳

祭用孟月詔 太和十六年正月戊午

夫四時享祀人子當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日

首時無田之士，薦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悉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日此孟月，牲祔于太廟。但朝典初改，眾務殷湊，無遑齋絜，遂及于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冠日，魏書禮志一又通典四十九聞。

營改太極殿詔

太和十六年二月庚寅

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于上代；層臺廣廈，崇威于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樸殊禮故也。是㠯周成繼業，營明堂于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子咸鎬。蓋所㠯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厤，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于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日寘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廟，已成于昔年，又因往歲

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召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冲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臣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臣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嘗別加指授。

魏書李沖傳

祀先代諸聖詔

太和十六年二月丁酉

夫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口口口、中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于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斯乃異代同途、奕世共軌、今遠遵明令、憲章舊則、比于祀令已爲決之、其孟春應祀者、頃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呂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于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

可祀于洛陽其宜尼之廟祀于中省當別敕有司行事饗鴈之禮  
自文公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升祭  
也。魏書禮志一又通典五十二

躬臨千畝詔

太和

十六年二月丙午

剋吉亥備小駕躬臨千畝官別有赦

魏書禮志一

合高閣與大樂詳采古今音律詔

太和十六年春

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  
用其致遠矣所目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聞韶正  
樂于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采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  
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  
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  
參議據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闢此但禮樂事大乃

全後魏文卷五

五

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閻器識詳富，志量星明，允每聞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采古今，日備茲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

魏書志

答尉元換兵戍彭城詔

太和十六年

公之所陳，甚合事機。

魏書志

檢察農民詔

太和十六年六月

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勤率田疇，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遊食者眾，不加督勸，或芸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期情已聞。

魏書孝文紀下

選舉詔

太和十六年七月

王者設官分職，垂拱責成，振綱舉綱，眾目斯理。朕德謝知人，豈能一見覽識，徒乖爲君委授之義。自今選舉，每呂季月，本曹與吏部銓解。

魏書孝文紀下

許尉元致仕詔

太和十六年八月丙午

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曰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  
猷是仗方委之呂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沖志而謙光逾  
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曰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  
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

魏書尉元傳

曰尉元游明根爲三老五更詔

太和十六年八月己酉

夫天道凝虛至德冲挹故尹王法玄猷曰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  
美是呂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曰明孝悌于萬國垂教本于  
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  
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  
則易爲其選朕旣虛寡德謝曩哲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  
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  
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

世之賢也。公昌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昌七十之齡，可充五

更之選。

魏書附  
元傳

給三老五更俸祿詔

太和十六年

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欲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  
叡則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昌德，立更昌元。父焉斯彰，兄焉  
斯顯矣。前司徒公昌，前鴻臚卿明根，並昌沖德，懸車懿量。歸老故  
尊，老昌三事。更昌五，雖更老非官，耄耋罔祿。然況事旣高宜加殊  
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

魏書附  
元傳

講武詔

太和十六年八月癸丑

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稽往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  
之事。夏殷明徵，未捨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  
戰，可謂棄之。是昌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昌輔文強

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臣懷九服修武臣寧八荒然于習  
武之方猶爲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敎武闕然將于馬射之前先行  
講武之式可敕有司豫脩場壝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敕

魏書孝文紀下

省白登廟祀詔

太和十六年十月己亥

夫先王制禮所㠭經綸萬代貽法後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  
然而有節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層之宇巴  
陵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虔祀禮或有褻慢之失嘉樂  
頗涉野合之譏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蒸太廟若復  
致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事成喪瀆回通典詳二理謂宜省一白  
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帷次之華未如清廟之盛將欲廢彼東山  
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敕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  
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魏書禮志

聽游明根致仕詔 太和十六年

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  
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委付外  
依禮施行魏書游明根傳

諡鄭義詔

太和十六年

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  
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闢  
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貨之談已形于民聽諡曰善問殊  
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勳績未昭尙書何  
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  
贈曰本官加諡文靈魏書鄭義傳

元會優賜邊蕃詔 太和十七年正月

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恆惠今諸邊君皆  
皆虔集象魏趨踰紫庭貢饗既畢言旋無遠各可依秩賜車旗衣  
馬務令優厚其武興宕昌各賜錦綯一千吐谷世子八百鄧至  
世子雖因緣至都亦宜賚及可賜三百命數之差皆依別牒

魏書孝文

下紀

報盧淵議親伐江南詔太和十七年六月

至德雖一樹功多塗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  
惟承平之主所曰不親施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曰同軌  
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  
后意有而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輅之戎蓋非謬  
歟尋夫昔口若必須已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雄未聞  
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讐且曹操勝袁蓋由德義內舉苻堅瓦解  
當緣立政未至定非敵卒之力彊十萬之眾寡也今則驅馳先天

之術，駕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靜有之。關左小紛，已敕禁勒。流言之細，曷足呴紓。天功深錄，誠心勿恨。不相遂耳。魏書盧玄附傳

行職員令詔

太和十七年六月

六職備于周經，九列炳于漢晉。務必有恒人，守其職。比百秩雖陳事典，未敘自八元樹位，窮加省覽。遠依往籍，近采時宜，作職員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雖不足綱範萬度，永垂不朽，且可擇滯目前，釐整時務。須待軍回，更論所闕。權可付外施行。其有當局所疑，而令文不載者，隨事召聞，當復更附之。魏書孝文紀下

起陸叡爲征北將軍詔

太和十七年六月

欲猶執私痛致遠往旨金革方馳何宜曲遂也加領衛尉可重敕  
有司速令敦喻魏書陸俟附傳叙旨母憂解尚書令高祖將南伐起授征北將軍固辭高祖詔

詔太尉元丕廣陵王元羽

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  
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旨一節賞罰在手其祇允成憲旨稱朕心  
魏書宗室元丕傳車駕南伐不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竝加使持節詔丕羽

賜諭尉元詔太和十七年八月丙戌

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羣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  
勸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魯  
宋懷仁中鉉誠德所謂立身備于本末行道著于終始勸書王牒  
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近流誦陟  
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余薨逝念功  
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

溫明祕器朝衣一襲並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召彰殊禮給羽

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魏書尉元傳

詔崔休

太和十七年八月

北海年少未聞政績百揆之務便召相委。

魏書崔休傳高祖南伐召北海王詳爲尚書僕

射統畱臺事召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

停宮人從駕詔

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

臨戎不語內事宜停來請。魏書孝文紀下車南伐步騎百餘萬太尉丕奏請召宮人從詔云云

詔辛琛

委卿郡事如太守也。

魏書辛雄附傳雄族祖琛爲榮陽郡丞高祖南征太守元龍從輿駕詔琛云云

原三盜詔

太和十七年八月

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干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

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

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召

三盜人徇于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

請行刑

召云云

呂高道悅爲主爵下大夫詔

太和十七年九月

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範，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黠鮑也。其呂爲主爵

下大夫諫議如故。

魏書高道悅傳

退師詔

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

皇師雷舉，搖旆南指，誓清江祲，志廓衡闕。自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巒等至，審知彼有大艾。召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敕有司，輶鑾止輒，休馬華陽，戢戈嵩北，便肇經周制，光宅中區。永皇帝于無窮，恢盛業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

慶。故呂往示如律令。

南齊書魏虜傳

詔羣官

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

卿等或曰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

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述洪規，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魏書宗室元丕傳  
又見北史十五

追詔高聰等

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

比于河陽，敕卿仍屆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召頤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輶茲前圖，遠圖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

造聖書，召代往詔，比所敕授，隨宜變之。善勸皇華，無替指意。

魏書  
高聰使于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

賜游明根穀帛詔

太和十七年十月

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衝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

百匹。

魏書游明根傳  
齊明根朝子行宮部

詔荅彭城王勰

太和十七年十月

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

耳。魏書任城王勰傳  
魏書解侍中詔答

詔任城王澄

遷移之旨，必須訪徵當遣任城馳馳向代間，彼有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

魏書任城王雲附傳

初置司州，召元贊爲刺史詔

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總京畿，選屬懿親，旨允具瞻之望。但諸王年少，未閱政體，故召授贊，庶能助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入率子弟用相展敬。

北史十五  
秦王翰傳

立僧尼制詔

太和十七年

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揣摸莞頤，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俗何能表真。是三藏舒風，必資戒典，六度摛化，固憑戶波。自象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俗革，禁制彌密。故前代英人，隨宜興引，時輕時重。召闢玄奧，先朝之日，嘗爲僧徒，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

沙門統僧顯等自云欲更一刊定朕聊召淺識共詳正典事起益  
忿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俗習須乞白一同更釐厥惠初  
詔二十三案後書釋老志  
十七年詔宜附四十七條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鹽課事務尚岡王毓漢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終